

別讓關係變貧窮

文 / 劉佳宜 臺中慈濟醫院社工師 攝影 / 馬順德

醫療志工教育訓練結束後，在病房定點服務的志工帶著擔心找上了我，這麼說著：「○○○病房的黃伯伯已經將近一週沒有吃飯了！前一梯次志工有交班，提醒這一床沒有家屬在旁邊、需要常走動關心，但是他不太願意我們進去探訪……」聆聽志工的擔憂，不禁想起我第一次與這位黃伯伯碰面的狀況。

家人斷絕聯絡 癌末自我放棄

五十一歲的黃伯伯，本身從事勞力零工、近幾個月因為身體出了狀況無法工作，房租及生活費多半跟朋友周轉。這次伯伯因為擔心住院費用無力繳納，希望能夠辦理自動出院。醫療團隊正在擔心，因為伯伯初步診斷罹患惡性腎臟腫瘤，需要進一步確診與治療，此刻也照會了社工，希望能一起來協助他。我首先安撫了伯伯的擔心，評估伯伯是因為生活已經過不去，又要再擔憂醫療費用，當下允諾會媒合資源進來評估協助，他才稍稍安心，表示會配合醫囑以及後續的相關檢查。

防衛心強的黃伯伯娓娓道來，早年離婚的他雖然有兩子一女，但因為監護權歸屬前妻，雙方已無往來。伯伯的媽媽已辭世，爸爸身體不好與大哥同住，詢問手足互動的狀況時，倔強的伯伯表示



劉佳宜指出，社會工作總會接觸到大環境下的弱勢族群，除了經濟貧窮，這幾年「關係貧窮」者也層出不窮。

兄弟有跟沒有一樣、不談也罷，所以伯伯住院的事情，家裡竟無一人知悉。初次的會談尾聲，我婉轉地請伯伯還是要跟家裡人講目前正在住院，固執的伯伯表示會再想想。

黃伯伯病情非常不樂觀，檢查出來已是末期。因為病程快速，他在意識清楚的狀況下自己簽署了DNR（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），也同意接受安寧緩和醫療，試著把自己的一切都安排好，似乎不需要其他人的幫忙。最讓醫療團隊與我擔心的是，伯伯不太願意進食、體力迅速衰退，我與伯伯好說歹說，勉

強同意但沒多久又不太吃了，固執的個性展現無遺。我知道不吃的背後，代表的是自我放棄……

打破高牆 幫他找回親情

看著伯伯倔強的身影，自我築起一道高牆，每次我只要試著談到家人，伯伯總是擺臉色給我看。到底是自己不願意、還是真的彼此關係差到這種程度，未與家人聯繫是否會導致雙方的遺憾呢？隨著他的病情愈來愈複雜、愈來愈需要家人的協助，找尋家人變成是個迫切的問題。因為伯伯留的戶籍地址是前妻家，雖請當地警方前去尋找，警員表示無法強制要求家屬到院探視，如何與家人取得聯繫，關鍵又回到了伯伯身上。

一來一往之下，伯伯終於給了二哥的電話。二哥表示自己在梨山上務農、往返不易，與伯伯因為財產繼承一事鬧翻，雖然還是有互動，但想著想著情緒來了，也不願意再提供任何協助，前來探視的意願不大，在電話中就直接希望醫院與伯伯的孩子聯繫。再進一步探詢得知，伯伯因早年家暴、子女不願再出面，幾番聯繫，最後又再找上二哥，表示已有請警方協尋，但並未有下文，二哥這才提供大哥及三哥的電話。

帶著被關心的感受離世

在醫院，我們每天大量地接觸許多名字，這些稱謂後面其實是每一個個體的生命故事。社會工作者的生命中，有著許多生命故事所帶來的影響，而回顧黃伯伯的故事最終，是遺憾的錯過。

黃伯伯在父親節前夕轉入了心蓮病房，進行症狀控制。無奈病情真的太嚴重，三天後的深夜，伯伯嚙下了最後一口氣。隔日一早我再跟二哥聯繫，二哥驚訝地表示，原本家人講好了今天要來看他，怎知就此天人永隔。

回想起伯伯給我二哥電話的那一天，我問他：「聯繫後的狀況要不要再跟您說？」他猶疑了一下，點了點頭。聯繫家屬後，雖然知道家家有本難念的經，但到病房時看到蜷曲在病床上的伯伯，這些溝通過程很難說得出口，當下給予善意的謊言：「哥哥已經知情、也很關心，但因為手邊事情還無法擱下，還要一段時間才能來訪。」想到伯伯帶著這樣的認知往生，心情有些複雜，不知是否該慶幸伯伯是懷著被關心的感受離開人世。

預防關係貧窮 要靠愛的累積

社會工作總會接觸到大環境下的弱勢族群，除了經濟貧窮，這幾年「關係貧窮」者也層出不窮。在醫院服務過程中，雖然都是經濟貧困，有些病人窮得只剩下自己，提及親友只有無奈與感慨；有些病人卻是窮得只剩下愛，雖然困苦，但有許多親友願意多付出、多承擔一些。人類是群居動物，無法真的離群而居，然而，「愛的存款」是需要時間積累與儲蓄的。

每個病人都是一個故事，在提供服務之際，也藉由他們的故事不斷自我學習，帶著經歷一同成長。社會工作者積累了許多能量去協助不一樣的個體，我想這就是社會工作與眾不同的地方吧！